

随着辽沈、平津、淮海三大战役的胜利，国民党反动政权的覆灭已指日可待。按照当时中共上海局的指示精神，上海工厂、学校等单位都进入了组织群众迎接解放的阶段，上海的爱国学生开始了行动。

燃烧自己 照亮大家

我就读的沪江大学，在1949年春节过后马上筹建学生自治会，筹建中竞争十分激烈，以地下党支持的进步学生竞选团为一方，以国民党、三青团、青年军、教会支持的竞选团为另一方。我方取名为“蜡烛竞选团”，意思是燃烧了自己，照亮了大家。对方取名为“沪江竞选团”。双方商定展开一场辩论会和一场文艺演出晚会，全校学生无记名投票选出11名执行委员，以票数占前的当选。于是，校园内各式竞选广告层出不穷，有介绍双方各派出的11名代表的经历、特长、优点的大字报，也有横幅和标语。辩论会确定的主题是各个竞选团当选后将为学生办什么实事。我方派出的一辩同学是何孝尧，社会系一年级生，福建人，地下党直接领导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学生会（简称N.S.）的成员。他的口才极好，以亚里士多德说过的“吾爱吾师，吾更爱真理”为出发点，说明社会发展历史规律就是一条真理，新生的、美好的、进步的终将胜利；没落的、腐朽的、逆行的必然失败。他的演讲赢得满堂彩。二辩是政治系四年级生，广东人胡景钟，他是地下党员。胡坦诚、大气、务实的态度换得了人们的心。何孝尧解放后，随南下服务团回到了家乡，后任福建省体委副主任；胡景钟后任复旦大学哲学系主任。文艺晚会也各显神通。我方除了歌舞表演外，还有化学系三年级生司徒华城的小提琴独奏。司徒生长在音乐世家，他的小提琴当时已有很高的知名度，他支持我方竞选团，对中间同学有很大影响。司徒后来在中央交响乐团担任第一小提琴手。此外，我们还请了著名演员黄宗英、石挥、吴茵等前来助演。选举结果，11名执委中的比例是7:4，我方胜出。上述何、胡两人分别担任学生自治会正、副主席。自治会建立后，第一件事是成立“护校团”，参加者不仅有进步同学，还有许多中间同学，全天24小时值班，保护学校安全和财产。

1949年3月初的一天，我同寝室的室友、物理系一年级学生郁品方布置给我一个任务，要我随同孙仲康绘制蒋军在上海郊区的城防图。我们负责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，地址在大场附近。郁品方是沪江地下党支部委员，又是新民主主义学生会的负责人，他是我参加革命的领路人，后曾任上海市经委主任。孙仲康是地下党员，解放后参军，在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任雷达教研室主任，少将军衔。我们在接到任务后，选了一个能见度好的大晴天，吃过早饭后出发，绕过五角场同济大学后，再走了很长的路，到达了指定的地点。天很热，加以急行军的速度前进，两人全身都是汗。我们找了个小商店门口设置有遮阳伞的摊位，坐下来休息，100米外有国民党军的据点，建有子母碉堡，一个有三层高，另两个距地面不高。碉堡附近还有两排营房。这天国民党军正在操练，广场上放了一排机关枪，还有好多堆架起来的步枪。另外还有几门平射炮，孙是理科生，学过制图，可是他是近视眼，而我虽然对绘图一窍不通，但眼力极佳。因此，由我近距离观察、默记，告诉孙仲康。他在小本子上画上不同符号，回校再整理。为了判别是否正确，我沿着据点的铁丝网走了三遍。每走一次脱掉一件衣服，以避免蒋军怀疑。当任务完成后，已是夕阳西下，早春晚来的风有点儿凉，但心还是热的，感到为上海解放贡献一点力量是无比光荣的。



▲ 1949年5月27日，百姓涌上街头庆祝上海解放



周文

1948年至1952年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，积极参与学生运动，1949年3月参加地下党直接领导的秘密组织——沪江大学新民主主义学生会。1950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◀ 1950年，作者19岁
▶ 作者近影，91岁

生命不息 斗争不止

4月伊始，学校放春假。利用这段假日，几个进步社团联合组织“春令会”，这是团结、争取同学的好时机。“春令会”的主持人是俞鸿昌，社会系三年级生。会上重头节目是邀请交大史霄雯同学来介绍南京“四·一”惨案情况。史原是沪江附中学生，后考入交大，在沪江大学有不少中学同学。“四·一”惨案发生时，他正巧在南京。4月1日那天，正是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在北平同我党进行和平谈判之际，同日南京国立剧专等院校集合。6000余人队伍去总统府请愿，要求接受我党提出的实现和平的8项条件。当队伍行进到白下路时，突然遭受反动派军警的镇压并开枪射击，学生们死两人、伤百余人。国民党一方面高唱和平，一方面又对爱国学生残酷镇压，完全暴露出其反革命两面派的面目。讲的人声泪俱下，听的人热泪盈眶，怒火万丈，高呼“打倒法西斯政权！”第二天，临时接到通知，下午集合群众去上海交大参加抗议集会。当天我去了几十个人，由郁品方带

队，进入了交大的体育馆。馆内坐满了人，后来的人只好站在外面。天下着雨，馆内气氛庄严又悲切。天在哭，人在哀。大家唱着哀歌《安息吧，死难的同学》，歌词是“安息吧，死难的同学，别再为我们担忧，您流的血照亮着路，我们要继续前进，冬天有凄凉的风，却是春天的摇篮”。此歌是圣约翰大学学生朱良所作。朱后来曾任中共国际联络部部长。时而大家又唱起《团结就是力量》：团结就是力量，团结就是力量。这力量是铁！这力量是钢！比铁还硬！比钢还强！向着法西斯开火，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……”歌声持续不断，场内场外相呼应，震天动地的怒吼，似乎要把屋顶都震塌下来，可是声讨会始终没有正式开始，也无主持者出现。郁品方匆匆赶来告诉我们说，斗争策略有变，要“隐蔽精干，保护骨干”，不宜同反动派硬拼，避免造成更多的牺牲。当我们队伍撤离场馆时，其余各校队伍也在陆续离开。

此后政治环境更为恶劣，斗争也更复杂。我当时参加的一个进步社团，中文研究会，其活动是采取导师制的，即把会员分成若干小组，每组配一位中文系老师。我所在的组导师是周继善教授，布置我们阅读讨论进步书籍，如鲁迅的《狂人日记》等。我们小组的成员都是进步学生，其中有吴镇东，她是地下党支部委

员，后任西安交大党委常委、宣传部长。郑维淑，后任上海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。林谷、施文心后成为剧作家，施的儿子是著名演员葛优。邓家齐是著名书法家邓散木的女儿，后为艺术家。这群年轻人讨论热情奔放，口无遮拦，对导师毫无警惕心。在宿舍中，郁品方专门拉我到一边，慎重告诉我，周继善有特务背景，这是从内线传过来的，以后讲话务必小心。这真让我大吃一惊。上海刚解放，周即被逮捕，原来他是中统上海站心理作战室主任、上校，另外一个隐藏极深的教务处科员张斌则是中统上海站中校、学运组组长。

4月20日和平谈判破裂，毛主席、朱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号召。21日，解放军百万雄师开始渡江，南京宣告解放。26日晚上国民党军警、特务在各大中院校大肆搜捕，有三四百人被捕。深夜，一辆白色的“飞行堡垒”在我校门口停了下来，守门的护校队立刻向校内紧急报信，一些已暴露的地下党员和进步同学按原先的计划，迅速隐蔽，大部分通过铁丝篱笆逃向校外。不知何故，此车亮灯停留了半小时左右就开车掉头，未进校门。那晚真是精神极度紧张，幸亏是虚惊一场。27日，上海国民党局宣布学校停课，并限令学生两日内离校。从此，斗争，包括党员和积极分子的联络，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。

沪江大学爱国学生上海解放亲历记

周文

向着太阳，向着新中国



沪江大学运动会

漫漫长夜 终迎朝阳

在南京解放、上海战役开始时，上级党组织指示，要让群众尽快知晓解放战争的真实情况。沪江地下党书记卢丽娟亲自布置要出版《每日新闻》。我向舅舅借来一部8管收音机，抗干扰能力强，长、短波都听得清清楚楚。由我收听解放区新华电台的新闻，再编辑后交由四年级学生刘培康抄成大字报。这些活动都在刘的宿舍中进行，因为他曾患肺结核，是一个单间房子。大字报抄好后交由化学系三年级生沈鑫生在教大门口张贴。在天亮以前完成一切工作，早上上课前门厅挤得水泄不通。墙报震动了全校师生的心，揭露了反动当局捏造的胜利新闻，介绍了解放军进军的真实情况。这项工作一直继续到勒令学校停课。

当离开学校后，联系方式只能是单线联系，由于通讯落后，大多数同学家中都没有电话，因此只好靠双腿跑。后

来，组成若干小组，在固定地点每周碰头一次。地点选择也有讲究，一般是人们想不到的地方。我在小组就在企管系二年级生杨爱珍父亲所开的医疗诊所中。杨是地下党员，其父是协和医学院毕业生，在山东路开了一家门诊部，我们开会的地方就在诊所里面的手术室中。此时，为了迎接解放，上级布置在全市范围内成立“人民保安队”和“人民宣传队”。学校中工人地下党员文生在校内组成保安队，校外绝大多数人都参加了宣传队，并且都分发了专门的臂章。在上海解放前夕，传来了不幸消息，史霄雯在电车上被国民党特务逮捕。我校俞鸿昌也收到了恐吓信，要他“识相点”，否则吃枪子，还附了一发子弹。由于躲避及时，俞一直安全到解放。解放后才知道史霄雯被国民党杀害，在交大现在还立有他和另一名烈士穆汉祥的铜像。

5月2日清晨，我早起外出，就见到有三三两两的解放军小分队，他们是从上海南面徐家汇方向进入的。我立即前往位于重庆路的郁品方家中打听消息，走到浦东大厦又叫七重天的附近，一阵阵机枪声，解放军赶来把人群疏散，以避免伤害。这是上海南区国民党军孤立的据点。以后在解放军策反工作下，交械投降，苏州河南面

全部解放。然后，我转到了金陵东路找另外一个同室的地下党员章贤俊。只见路边所开的商店前有一条很长的沿街骑楼。骑楼下躺着许多入城的解放军，枕着背包，抱着枪，深睡在冰冷的水泥地上。外面还下着小雨，许多解放军身上都淋湿了；但是他们严守纪律，不可私自进入民宅。看到这种景象，老百姓十分感动，眼中的第一印象是解放军真是名不虚传。

5月26日按照上级指示，要我们分小组进行街头宣传。我们戴着“人民宣传队”的臂章，在苏州河南岸几条马路活动。我们小组中不少同学都有文艺才干，能歌善舞。唱着解放区传来的红歌，跳着新疆舞蹈，演出讽刺国民党的活报剧，再宣讲一段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。宣传队围了一群市民，带着好奇的心情观看节目。隔了一天，27日苏州河北岸解放，我们又聚集在一家纺织厂中，睡在厂子里安排的地铺，吃着厂子里提供的伙食。任务是迅速进入工人群众中去，一是宣传政策，二是帮助组织工会，三是开办职工夜校。我和几位同学去了后来的上海造船厂和沪东造船厂。当这个工作告一段落后，就返校了。

度过了八年抗战、日寇铁蹄下的日子，亲历了抗日胜利后国民政府统治下的腐败、没落，漫漫长夜，终究迎来了解放的朝阳。我们全心全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投入了新的战斗。